

劳动人民反孔斗争 历史故事选

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学术情报组编

一九七四年十月

目 录

- 跖斥孔丘…………… (1)
- 陈胜怒斥腐儒…………… (8)
- 擎天巨人斩王莽…………… (12)
- 黄巾起义声势浩大 批判孔学旗帜鲜明…………… (16)
- 隋末农民纷纷起义 反孔烽火处处点燃…………… (23)
- 举“冲天”旗黄巢造反 响动地雷孔徒丧魂…………… (31)
- 争“平等”方腊闹革命 批“理学”农民举战旗…………… (38)
- 钟相杨么誓“均贫富” 反封批儒力“等贵贱” …… (44)
- 红袄军愤怒捣孔庙 红巾军奋勇反压迫…………… (50)
- 怒捣大成殿…………… (55)
- 闽王严惩作恶儒生…………… (67)
- 小刀会文庙举义旗…………… (71)
- 洪秀全花县播火种…………… (76)

跖斥孔丘

烽烟四起，奴隶起义的革命风暴，席卷原野，震撼大地……

山寨里，一队队的起义奴隶正在操练，喊杀声和刀枪碰击声交织成一片。在一棵大树下，坐着五、六个大汉，正在高声谈论着：

“在路上，到处都听见老百姓说，我们大哥是个了不起的人。”

“那还用说，那些大人老爷那一个是他的对手，一听见他的名字，就一个个关起城门，躲进土堡。”

……

柳下跖额头上淌着汗珠，从操练场向大树走来。他面色黑里透红，身材魁梧，两眼炯炯有神，腰里挂着一把青铜剑。到了大树下，他就笑着盘腿坐了下来，并对大家说：“了不起的不是我，我如果只有一个人，还不是被奴隶主踩在脚下。这些老爷逼得我们活不下去了，我们不得不起来造反。我们九千个弟兄集合起来拿起了刀枪，这才了不起。”

“对！我们九千个人，以后永远要团结一致，把那些奴隶主统统打倒。”

跖又接着说：“今后打仗，大家冲锋时都要舍生忘死，个个争先；队伍转移时退却在后，有了情况，大家一起分析形势，掌握作战时机；打了胜仗，缴获财物，大家均匀分配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团结一致，越战越强。”

正当这时，山门的传令兵进来报告说：“门口有个人，

自称孔丘，要来见大哥。”

跖一听，回答说：“孔丘？这不是鲁国的那个巧伪人吗？这个家伙专门摇唇鼓舌，惹是生非，用孝悌的谬论迷惑天下，毒害学生。自己不劳动，只想吃好的，穿好的。他不是好人，我不见他。”

这时，山门外有三个人，就是孔丘和他的学生子贡、颜渊。孔丘头戴高帽，帽子上装饰着很多东西，好象一根根树枝插在那里，身上穿着大袖口的长袍，还围上了牛皮做的腰带，腰上挂了一把青铜剑。他双目似闭似开，自忖自想：“自从杀了少正卯以来，一直捞不到发迹的机会。这次，天命来了，又可以走运了。诸侯都怕跖，这次跖到泰山来了，我马到成功，说得他服服贴贴。嘿，那时候，可就名扬天下啦。”想到这里，孔丘干瘪的脸上，好象有点发热，兴致也就来了。他唤了一声：“赐！”

子贡一听孔丘叫他，欠了欠身问：“夫子，有事？”

“你说说，这种事过去用得着我出场吗？文武周公时代，天下秩序正正规规，老百姓哪里敢吭声？”

“是这样，夫子。”

“可是现在，祖宗礼制统统丢光了。诸侯、大夫、家臣都不听指挥，老百姓随便议论国家，竟然连奴隶也造反了。如今这种乱七八糟的秩序，只有我自己出场了。有谁用我，我就保证恢复周朝盛世。”孔丘晃动脑袋，发着感慨。不过，腰板仍然挺得笔直。即使在兴头上，也要在学生面前保持师道尊严的。

可是，子贡却是心里另有盘算。他想起上泰山的路上，经过柳下季家的时候，孔丘和柳下季对话时的一番情景：

孔丘双脚叉开，直挺挺地站在柳下季的面前，手仍旧扶着青铜剑，不言不笑，板起面孔摆了一会威风。然后，提高

了嗓门说：“做父亲的，要管好儿子；做兄长的，要教育弟弟，使他们懂得仁义忠孝。这些都是圣经古典上写明的。如果父不能管子，兄不能教弟，这算什么父子兄弟之亲啊！先生是天下知名之士，弟弟却在做着强盗。我为先生深深感到羞耻。”

柳下季听了，虽然老大不高兴，但不便发作，只是怏怏地说：“夫子讲的，很有道理。可是，如果儿子不听父亲，弟弟不服兄长，那末，就是有再好的口才，恐怕也是没法可想的。”

一听这几句话，孔丘跺着脚直嚷起来：“我代你去教训他。”柳下季吓了一跳。恭立一旁的子贡、颜渊也吓了一跳。

柳下季定了定神说：“跖的武艺好，性子又非常刚烈，触犯了他，就要发怒，夫子还是不去的好。”

“我是见危授命，当仁不让，一定要去的！”孔丘坚持着。

“不过，跖讲起来，也头头是道，一般人都要被他说得狼狽不堪，受不了的。”柳下季好意地劝说着。

如今，到了山寨门口，听见里面的喊杀声，回想起柳下季的话来，实在有点胆寒。于是子贡低声对孔丘说：

“夫子，我怕跖不听教诲，我们会自取其辱。”

“你是说我讲不过跖，啊？”

“弟子不敢有这个意思。不过，刚才那个柳下季说跖很会说话呢！”子贡没料到孔丘今天火气这么大，急忙解释。

“柳下季赞扬我是天下最能说会道，你怎么没听到？我不是天生辩才吗？难道我讲不过一个奴隶？”

“夫子说的是。夫子的口才是天下最最有名的。”子贡一面恭维着孔丘，一面却想着路上听到跖“横行天下，侵暴

诸侯”的传闻，觉得生命攸关，于是硬着头皮，犯颜进谏：

“不过，夫子的安全，也是重要的。我们是名正言顺地回去的。夫子不是常说‘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’吗？”

其实，孔丘心里也有点担忧的。经子贡这一说，却觉得再回去下不了台。于是，气呼呼地说：“怎么，你把我当作匏瓜，只好挂在墙上当摆设吗？文王死了，文武周公之典，不是全靠我来维护恢复吗？天命不在我身上吗？一个小小的奴隶还能把我怎么样？你是怕死！君子不能求生害仁，只有杀身成仁，杀身成仁！”

子贡挨了一顿训斥，挺直了腰，缄口不说了。孔丘歇斯底里发过后，仍然十分矜持，不可一世。

孔丘正在山门外踱来踱去，等候消息，一见门卫出来，慌忙上前问道：“请问情况如何？”门卫回答说：“赶快离开！否则砍掉你的脑袋。”孔丘的身子不由抖了一下，脖子好象也缩了一下，但他对于碰壁毕竟是有经验的，眼睛翻了两翻，心里又有了主意。于是，又走上一步，低声说：“我是跖将军的兄长柳下季的好友，是他介绍我来的，麻烦你再进去转告。劳驾！劳驾！”门卫见这老头儿缠劲很足，就又进去了。跖一听是柳下季介绍来的，心想，让他进来也好，就下令：“传！”

孔丘得意洋洋地走进山门。突然一声：“慢点！”孔丘把跨出去半步的一只脚又收了回来。“把剑摘下来！”门卫继续命令着。孔丘不敢抗拒，只好摘下青铜剑。然后，他强作镇静，挺直了腰，走进了大厅。

厅上席地坐着几个肤色黝黑的大汉，跖坐在正中。孔丘抬起头来，正好遇着这个大汉两道闪电般射过来的眼光，煞时，进山时振作起来的神气都打掉了，他只好规规矩矩地低头垂手站停下来。

跖一见孔丘，问道：“你是孔丘？”声音象洪钟一样。孔丘一惊，膝盖也弯了下来，跪到地上。但他马上就镇定了，用左手一撑地，站起来回答说：“就是，就是。”“你来干什么！”“将军天下闻名，孔丘诚心诚意前来拜望。”

“你是什么来意，就直截了当的讲，不要装腔作势，吞吞吐吐。”孔丘干咳了一声，硬着头皮说起来了：“父兄死了不葬不祭，这算孝吗？奴隶要杀主子，这算仁义吗？做人而不讲仁义，不是背弃了祖宗礼制吗？我一路上听说大家都议论将军求利舍义，特地来报告将军。”“唔，这是你自己的意思。”孔丘讲得得意，也没有听清跖在讽刺他，继续又说下去，“我也替将军感到耻辱。”“哈哈……”跖一阵大笑。孔丘却想，既然开场，索性讲得杀辣一点，压压他。于是指手划脚地叫嚷：“我敢为万民请将军改弦更辙，罢兵休卒，服从宗法，追效先圣大贤。”

跖实在听不下去了，说道：“孔丘！我们奴隶一年到头，做牛做马，受尽你们欺压，做人的权利，也被你们剥夺。你们这些君子大人，鱼肉乡里，无恶不作，孝悌在哪里？仁义在哪里？你们不耕不织，却是花天酒地。这是你们无耻。黄帝发动战争，流血万里，尧不慈，舜不孝，成汤武王，也都是以强凌弱，行为可耻。伯夷叔齐不负责任，饿死在首阳山。鲍焦满腹牢骚，反对现实，抱木而死。申徒狄不自量力，阻碍前进，葬身鱼腹。介子推居功自恃，怒而自燔。都是逆流而死，死得象臭水沟中的猪狗，哪一个不被天下人鄙视嗤笑。这些都是你要效法的先圣，是你所吹捧的古贤。你和他们都是一丘之貉。说话不离尧舜，做事学着猪狗，沽名钓誉，招摇撞骗，当面奉承拍马，背后诬蔑诋毁，倚恃自己的一套诡辩本领，到处兴风作浪。”

“我担心舆论会说将军文过饰非，强词夺理。”孔丘低

着头啜嚅地说。

“哼！这是你自己的画像。”

孔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顿时哑口无言。呆了一会，心里一动，又想：这个人不吃硬，就给他吃软的。他眼珠骨碌一转，凑上去说：“将军真会说话。佩服！佩服！将军，我精通古今，知道天下有三种美德：生死长大，美好无双，不管老少贵贱，一见就欢喜，这是上德；通晓天文地理，能辨清各种事物，这是中德；勇悍果敢，聚众率兵，这是下德。凡人只要具备其中一德，就足以称王称霸。我看将军三德兼备，身体魁伟，满面红光，明目赤唇，牙齿又白得象海贝，声音响得象金钟，真是世上少有，天下无双。假若将军愿意委托我，我可以代将军奔波效劳，出使各国，让他们尊将军为侯，为将军造几千里地的大城堡，统治几十万户的奴隶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不……不……不是胡说，只要将军尊重周室，行仁行义，我还要送将军天下呢！”

跖的两道浓眉竖了起来，大吼一声：“呸！”“是。”“住口！”“噯。”“孔丘，你这一派花言巧语，休要在我面前耍弄。”

这时，孔丘感到几十双眼睛，包括自己身后两个学生的眼睛，都在盯着他，急得直冒黄汗，连说：“孔丘不敢！”

“孔丘，你这一套假仁假义，只有蠢人才会上当，混蛋才被利惑。我身体强壮，是劳动的结果，不需你来捧场。我们打击你们，完全是正义行动，也不怕你们反对。我们要人人有田耕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就要打倒一切不公平的祖宗礼制，消灭一切害人虫，我就是死了，在棺材里也要放一把铁锤，看见那些死了的奴隶主，还要敲碎他们的脑袋。你要骗

我们放下武器，休想！你白费心思了。”

孔丘听完，老羞成怒，把牙齿咬得格格响，正想泼口大骂，一眼瞥见几十双怒目而视的眼睛，又吓得缩了回去，只是从牙齿缝里迸出一声：“盗跖——”

“呼！”跖勃然大怒，拍案而起，“噤”的一声把宝剑抽出鞘来，指着孔丘道：“你自命辩才，鼓吹文武歪道，制造反动舆论，戴高帽，穿长袍，矫言伪行，欺世盗名，窃取富贵，天下还有再大的强盗吗？你骂我是盗跖，你才是十足的盗丘！”

孔丘以为跖要杀他，连声叫着：“别杀我！别杀我！”站在后面的颜渊、子贡，心里一直忐忑地跳个不停，这时更控制不住，吓得筛糠似地发抖。跖看了这三个宝贝的熊样，真是又气又好笑，厌恶地下令：“给我立刻滚出去！”孔丘象得了赦令一样，想马上溜之大吉，又不敢抬脚。他耷拉着脑袋，象木头似的呆了一会，见没有动静，才一步一步倒退了出来。

到山门外，孔丘已精疲力尽，面无人色。他伸手去抓缰绳，手却抖得不听指挥，连续三次没有拿牢。好不容易，爬上了车，想透一口气，“哈哈……”山寨里突然传出一阵放怀大笑。孔丘打了一个寒噤，把头一缩，靠到了车轼上，叫声：“快走！”颜渊有气无力地把鞭子一挥，老牛又拖着车子上了路。

黄昏时分，四周昏蒙蒙的。一阵阵的山风，吹得孔丘蹙缩起来。颜渊和子贡也是愁眉苦脸，无精打采。只有车轴，还在发出“吱——嘎，吱——嘎”的声音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车子到了岔路。在路口散步的柳下季迎了上来，问：“见到跖了吗？”孔丘失神地回答：“见到了。”“跖没有象我说的那样对待夫子吧！”孔丘哭丧着

脸说：“弄了虎头，险些丧身在虎嘴。”柳下季已经猜到了结果，点了点头。

天黑了，车子到了家。孔丘一面下车，一面又嘟哝起来：“小人暴动真可怕！小人暴动真可怕！”声音低得象蚊子叫。子贡也低着头在纳闷：“夫子在家里和在山里完全是两个人。”

“唉！天下无道已经太久了，这恐怕是天命了。看来，我的一套治国平天下的理论，在中国是没有人要了，只有乘木筏到海外去，或许还有人要。”孔丘一面朝家门走，一面还在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。突然“噗通”一声。子贡抬头一看，只见孔丘被大石头绊了一跤，脑袋撞出血来，趴在地上，起不来了。

原载复旦大学政宣组：批孔故事汇编

陈 胜 怒 斥 腐 儒

公元前二〇九年七月中旬，以陈胜、吴广为领袖的农民革命军，势如破竹，一举攻占了河南省内的军事、交通重镇——陈县。几天来，陈县地区锣鼓喧天，到处呈现一派团结战斗的胜利景象。

这天晚上，陈胜正在和农民代表商量建立根据地和伐秦大事，忽然有两个人登门求见，陈胜一看，一个肥头大耳，貌似蠢猪；一个枯瘦如柴，形若刁猴。这两个自称“贤士”的人，一见陈胜就煞有介事地大骂起秦始皇来，然后一唱一和地说：“听说大王志在统一天下，那就应当赶快分封六国贵族的后代为诸侯，这样，秦二世的敌手就多了；如果大王

只是在陈地称王，而不封六国后代，那就要失掉人心，想得天下就难了。”

陈胜一听，就晓得这两个人是反对起义军建立政权，想恢复诸侯割据局面的，于是面孔一板，坚定地说：“你们是想让我把弟兄们用生命夺回的土地，拱手让给衣冠禽兽的旧贵族吗？告诉你们，六国的后代，我是绝对不会分封他们的！”

两个人一开口就碰了个硬钉子，未免有些窝火，但转念一想：孔老夫子说得好，要“复礼”，就要“克己”，这点小气也不能“忍”，怎么能成“大谋”呢？于是，就咽了咽唾沫，灰溜溜地退出大门去了。

这两个家伙原来都是旧魏国的大官僚、大贵族，一个叫张耳，一个叫陈余。魏国灭亡时，秦始皇下令悬赏捉拿他们，他们便改名换姓，逃到陈县，做了个守门的小官，以便长旗潜伏，伺机东山再起。农民起义军攻占陈县，他们认为时机到了，便混进起义队伍，梦想借起义军的力量夺回他们失去的“天堂”。

事也凑巧，正当张耳、陈余灰溜溜地在街上踱步的时候，突然迎面来了一辆摇摇晃晃的破马车，车上堆满破旧的“礼器”和一叠叠旧书，中间坐着一个弯腰驼背的干瘪老头儿，头戴儒生礼帽，身穿长襟儒衫，俨然是孔丘转世，颜回再生。张耳、陈余仔细一看，不禁惊叫起来：“唉呀，那不是孔大贤人吗？来得正好，真是及时雨啊！”说着，连忙跑去迎接。

这个干瘪老头名叫孔鲋，是孔老二的八世孙。当初，秦始皇一把火烧了孔门诗书，他吓得慌忙逃进深山。但孔鲋贼心不死，当听到农民起义的消息时，便匆忙驾起老牛破车连夜赶来陈县，决心使出老祖宗孔老二大耍两面派的浑身解

数，准备从中捣鬼。

张耳、陈余一见孔鲋，好象是见到了救星，急忙领着孔鲋来见陈胜。哪知陈胜听说是个儒生，又是孔丘的后代，很是厌恶，不愿接见。孔鲋只好换下儒帽儒衫，死皮赖脸地登门拜访，口口声声说自己“愿在大王手下做一名反秦小卒”。陈胜见他已是老态龙钟，就勉强派他做了一个有职无权的博士官。

第二天早晨，孔鲋又来拜见陈胜，引经据典，大谈特谈殷周的所谓“礼制”，什么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呀，“仁政自经界始”呀，絮絮叨叨，象老和尚念经。陈胜实在听得不耐烦了，就说道：“说话不要转弯抹角，还是直截了当地说说你的心里话吧！”

孔鲋暗暗想道，“讲了心里话，我的脑袋就会搬家，怎么能对你说！”他摸了摸脖子，又皮笑肉不笑地接下去说：“心里话嘛也没啥，就是据孔老夫子说，殷周时代圣人施政，最最重要的是要兴灭，继绝，大王若能做到这一条，就可以定六国、安天下了。”

陈胜听在耳里，明在心里：这不是孔老二“兴灭国、继绝世、举逸民”的一套陈辞滥调吗？哼，想叫那些吃人的奴隶主贵族重新骑到我们头上，这万万办不到！只听“叭”地一声，陈胜把桌子一拍，站起来严厉地驳斥道：“什么殷周圣王，那些早已烂掉的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难道帝王将相都是天生的贵种吗？难道我们穷苦人就应该永远当牛做马吗？我们的天下，是我们自己打出来的，让那些贵族老爷们见鬼去吧！”陈胜挺胸挥拳，目光炯炯，逼视得孔鲋缩作一团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正当这时，随着一阵热烈的锣鼓声，哗啦啦从门外涌进一大群农民，他们个个兴高采烈，有的提着酒壶，有的抬着

猪羊，纷纷向陈胜欢呼、祝贺。原来起义军已决定在这一天建立自己的政权，百姓拥陈胜为王，定国号为“张楚”。孔鲋这伙跳梁小丑妄图搞分封制、拉历史倒车的阴谋遭到彻底破产了。

但是，历来的反动派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，他们总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。当起义军要分兵几路进军全国时，张耳、陈余又跳出来向陈胜请求说：“愿领三千人马，为大王北伐燕、赵。”其实是企图骗取农民革命军的一支队伍，作为他们搞复辟的工具，以便在燕、赵之地建立军事割据的独立王国。陈胜已警觉到他们的阴谋，就另派人做了北伐军的将领，只让张耳、陈余做了随从北伐的左右校尉。

听说起义军要进军全国，孔鲋如大难临头。这个垂死挣扎的腐儒，又硬着头皮去见陈胜，装出为起义军着想的样子，对陈胜说道：“秦国兵力强大，恐怕起义军还不是它的手。大王如把军队都派了出去，陈地兵力就空虚了。我很为大王担心：一旦秦兵袭来，那可就要一蹶不振，悔之晚矣！”

陈胜一时弄不清孔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就反问道：“那你看怎么办呢？”

孔鲋见陈胜问他怎么办，认为陈胜已经上了圈套，就赶紧回答说：“那就应当固守阵地，不要贸然出兵。”

听到这里，陈胜立刻明白了：孔鲋是反对起义军进军全国，企图让反动派得到喘息机会。想到此，陈胜不由得火气上冒，真想一脚把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踢出去。但转念一想：让他把满肚子的脏东西都倒出来看看也好。于是就按住怒火，讥讽地说：“先生一向誓死灭秦，现在为什么又反对出兵伐秦了呢？”

偏孔鲋这个腐儒，连好话歹话也听不出，竟把讽刺当赞扬，越发得寸进尺，摇头晃脑大谈起“王道”、“霸道”

来：“大王若要灭秦，就应当废弃秦朝的‘霸道’，实行‘王道’，内修仁义，以德服人，外息兵事，以待天时。孔老夫子说得好：以德治天下者，定能昌盛，靠武力征服天下者，必然灭亡，所以……”

孔鲋正说得起劲，忽听得霹雳一声吆喝：“住口！”吓得他“扑通”一声瘫倒在地，差一点断了气。只见陈胜两眼冒火，声色俱厉地骂道：“什么文王、孔丘，全是骗人的伪君子！什么‘仁政’、‘王道’，全是骗人的鬼话！你想用这一套来使我们上当受骗吗？告诉你，这是痴心妄想！”

不等陈胜说完，孔鲋就象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一样，跌跌撞撞地滚了出去。不久，这个死不悔改的孔老二的孝子贤孙，就一命呜呼，带着花冈岩脑袋去见他的老祖宗去了。可是，秦末农民起义的浩荡大军，却象一股不可阻挡的咆哮山洪，迅猛向前。

上海师范大学文艺系创作组

原载《解放日报》

擎天巨人斩王莽

西汉末年，王莽篡位，建立新朝，大演倒退丑剧——恢复井田制。天下儒生如蝇逐臭，闻风而来，长安城内住满了什么《论语》大师、《尚书》大师、太学生不下数万人。王莽利用这批儒生祭祀周公、孔孟，赫赫扬扬，不可一世。

可是王莽的皇位还没坐稳，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爆发了。黄河南北，长江上下，烽烟滚滚，绿林、赤眉、铜马等农民起义军如雨后春笋，纷纷揭竿而起。公元二十三年，农民起

义军在昆阳这个地方打了大胜仗，击败了王莽的四十二万精锐部队，王莽新朝摇摇欲坠了。

“擒王莽、斩王莽，贫苦人家有指望，……”起义军战士们唱着这首歌谣，直逼长安，势不可挡，他们在“京师仓”这个地方，由田戎、王宪二位将领，带三千步骑兵，箝制住王莽的残余力量。

那是九月深秋夜晚，部队来到了离长安城二百里外的冲天山，战士们傍山扎营，准备第二天赶到长安，堵住敌人退路。

陇西平原寒气袭人，而战士们的心却是热烘烘的，多年来，穷苦弟兄，忍气吞声；今朝，要打出一个新天下，出尽满腔仇恨。想到这里，怎不叫人欢欣鼓舞，精神振奋。中军帐前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，吵着要将军田戎讲当年起兵的故事。一个新战士指着在月光下飒飒飘扬的军旗，对田戎讲：

“大哥，你就先讲讲这面战旗吧，为什么上边绣着‘扫地大将军’这几个字？”田戎一听，“哈哈——哈”笑了起来，笑声在夜空中震荡。“那是五年以前的事喽，天下闹饥荒，穷人们实在活不下去啊！一天，我和王宪兄弟在泰山脚下，正商议着要起义，突然来了一群宽袍长带的人，说有忠言见告，为首的自称是《论语》大师包咸，他嘟嘟囔囔地讲：‘当今皇上乃真命天子，受命于天，怎么能反？圣人有言，臣弑君，子弑父，乱也！汝等该安分守己——’这话俺越听越上火，猛喝一声：‘包咸，你休在此胡言乱语，再说半个字，就拿你祭刀。’这老狗一听这话，吓破了胆，急急带着那帮人逃走了。不过，这包咸的话，倒提醒了俺，俺们造反，就要反得彻底，象扫地一样，把包咸这帮臭儒和他们的总头子王莽全扫到东海去。俺们都当个‘扫地大将军’！小兄弟啊！俺们就要扫除王莽的老巢了。攻城那天，这面旗就

交给你，把它插上长安城。”“对！扫平长安，斩了王莽！”战士听罢将军的话，齐声高呼，怒吼声直冲夜空。

“田大哥……”一个宏亮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将军王宪带着两个战士来找田戎。他们为了迅速攻下长安，准备由朱弟、张鱼两个青年战士在天明以前混进城内，联络群众，等起义军一到，就赚开城门，里应外合，活捉王莽。现在来见田戎，共商联络信号。

“好！就这么着，进去以后，以火光为号。”田戎交待了几句。朱弟、张鱼两个青年战士就跨上战马，星夜直奔长安。

自从昆阳败报传来，王莽犹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坐立不安。这天，早朝刚散，王莽又把《论语》大师、《尚书》大师包咸、桓荣之流召进宫中，密商对策。“朕闻贼盗已抵‘京师仓’，形势危急，如达长安，京中兵不过一千，汝等可有拒敌之良策？”王莽话音刚落，《论语》大师包咸抢前一步，俯伏在地说：“陛下，盗贼皆‘斗筭之徒’，不过‘天囚行尸，命在漏刻’，皇上乃是万乘之尊，现在危难之际，祈求上天，想来天人感应，贼盗自会败退。”桓荣也献上一策“民施之以利，足可使之，城中兵力缺乏，可赦在监‘囚徒’，令其上阵，‘囚徒’感君之恩，必定舍身而往之。”王莽听了，频频点首，觉得事到如今，祈求皇天庇佑，也是个上策。

午时之后，王莽带领朝中百官、儒学大师、太学生，凄凄惨惨来到南郊，铺下猩红地毯，面向南天，叩头嚎啕：“苍天有眼，万物生灵，‘斗筭之徒’聚众造反，罪该千刀万剐……唉呀呀”。那些儒学大师、太学生更是哭得震天价响。

这幕祈天丑剧，还未收场，只见一个太监气喘喘的来见

王莽，说道：“起义军一支部队已越过京师仓，直捣长安来了。”这一说非同小可。吓得那些文武百官个个面如土色。王莽顾不得上大轿，立即骑上一匹马，两腿一夹，往城中就跑。那些大师、太学生也抱头鼠窜，各奔去路。王莽回到宫中，已近黄昏，连夜传令，开监赦罪，命“囚徒”预备兵器，出城抵敌。自己则紧闭宫门，抖抖缩缩，躺在床上。

再说，朱弟、张鱼进城以后，当他们把起义军要攻打长安城的消息告诉城中百姓时，犹如沸腾的油锅中撒了一把盐，顿时炸了开来。几百个群众自愿组成两支队伍，一支开城门，一支引起义军进宫抓王莽。这时，朱弟、张鱼屈指一算，部队该已到了城外，是攻城的时候了，便带了一帮人来至皇宫金阙前放起火来，柴干火烈，火借风势，直卷进宫殿。

王莽恍恍惚惚还未入梦，忽闻人声鼎沸，“起火了！”叫声中还夹杂着排山倒海的攻城战鼓声。王莽自知不妙，便往前殿逃去。他在前殿刚站定，便有侍官来报，说是那批刚从监中放出的“囚徒”还未出城，便掉转枪头，杀了将领，和从宣平门冲进来的起义军一起向皇宫冲来。此时，宫中乱作一团，为了镇定一下左右的情绪，王莽在仓惶之中突然想起孔丘被桓魋围困时说的一句话，就大叫起来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汉兵其如予何，镇定镇定！”话还未讲完，哗啦啦，宫门被朱弟劈开，田戎、王宪带着起义军涌了进来。王莽吓得脸如死灰，慌忙朝渐台逃去。

天亮了！渐台周围被农民起义军和长安城中百姓围了几十重，王莽想逃也逃不脱，看看左右都已吓破了胆，那批经学大师早已溜得无影无踪。他白眼珠一转，咬咬牙，准备“杀身以成仁”，但浑身哆嗦，总下不了手。他还来不及想其他念头，田戎、王宪他们早已冲上渐台，一位战士看见这位身穿龙袍，头戴高冠的老头，一把抓起就扔在田戎脚前。